



宋元通鑒

廿一之三

宋
仁宗



八

特別
U8
3719
8



3719
8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一 癸未一年

仁宗六

慶曆三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

元昊將野利天都王

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
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
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
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
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
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所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
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歿不得洩
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歿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歿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

似小說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肉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歿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聞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臯元昊旣失二將久

元昊將
賀從勛

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勛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應敵得體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
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
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
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一番自鬪鬪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
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
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
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

通鑑卷二十一
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
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
易甫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
通以種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
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
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
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
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二月

牛奴訛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 辛
酉立四門學 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
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
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
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 三月
戊子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太事先是夷簡感
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
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
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
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

禮大臣但
非其人耳

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臥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召夏竦為樞密使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

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册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

昊自稱元來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檢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日皆擢職司以扇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一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王拱辰

通鑑卷二十一
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
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
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
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
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
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
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
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
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
病且日深雖有加庸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
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東
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
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
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
已乎作慶曆聖德詩以於惟慶曆二年三月皇帝龍
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闈闔躬覽英賢手鉏姦
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

多事

議論精卓
在宋朝文
字大有聲
口

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感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
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鑄期
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
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
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
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答詈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

歲忠力厯竭契丹忘義檣杪饕餮政侮大國其辭慢
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積萬
里歿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
鐵寵名大官以酢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
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剗剔可屬大
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
轍言論磔硤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

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管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
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
疋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
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太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
諫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
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巳南面遐疢進
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

貳斷則不惑既明目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
危慄墮玉失馬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
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
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
太姦蓋斥疎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爲此蓋可虞也五月丁
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岳瀆
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

以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請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氣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山子也有世舊非它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

王德用不終

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諂

人臣不忠莫大於引進庸人而不智亦莫大於是

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械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士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
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
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
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
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
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
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
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
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亦未知何以得此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
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
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
切夷簡見書謂人曰无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
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劾
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
軍國大事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
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
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

舉錯

老成人用心而說者遂坐以更張作事難矣故

開天章閣臣子一大遭逢也區區列欵何足道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入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備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適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繼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此兩人者同心共濟人也何必分西北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其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二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

通鑑卷二十一
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
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郵延城障賑河中
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為
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
洛都密定討伐之計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
仕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
第受調冬十月以張鼎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二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

張鼎之

朱墨書

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
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
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鼎之等首被茲選鼎之河
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韓億亦坐此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
哭邪亦宜細察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
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
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

沈邈
施昌言
李絢

考課

更定磨勘法

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懣其申凡且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臯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逾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其宋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勛階爵邑至

穆記此等或稍略之可也

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負有關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儉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寶臣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

抑僥倖

更定蔭子法

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益本于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于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秦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

孫甫

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木冰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攝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元通鑑卷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凡二年

仁宗七

經筵

趙師民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曾公亮

藩王

通鑑卷二十二 宋紀
亮等講讀經史嘗謂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

極飢

崇學

上新修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

設學校以
條州縣之
察則把持
與狎侮皆
非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貧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二百日乃聽預秋試舊

重教官

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毘服犯刑虧行員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已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鈐轄司發兵討捕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愚意直說
若子不覺
何等明白
且可釋主
疑即明党
論宜無作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與武學

梅堯臣

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青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无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

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它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惟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又守之計
只用土兵
故關內諸
州土兵免
其遠戍而
併遷其家
於緣邊任
營如西戎
以山界藩
部為強兵
漢家以山
界屬戶及
弓器為善
戰蓋各以
邊人為強
耳

密為經畧一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開寶寺塔火余

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

出范仲淹

未見更張
向謂無漸
此等語矣
不刪去

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父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誓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弼等劔於讒間不果其志何邪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天生章得象陳執中夏竦微小人亦無如之何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惟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寔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史

契丹初修國史命耶律谷欲耶律康成等充史官

封宗室

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

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八人。壬午月犯熒惑。癸

亦一棧會

始夫之繼

遷以養成

德明元昊

而又求援

於契丹先

着似失

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賚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

出石介

疑相臣逐

言官之漸

何周旋至

此史筆安

在

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為諫官御史。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州，舉進士，又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一變以寧。說者以為夷簡之力為多。然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李迪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當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通鑑卷二十二
朱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

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出歐陽修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若子小之人並用費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

相杜衍

契丹三路
兵
契丹蕭惠
契丹與元
天大戰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循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
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
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賈勅告
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
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十月契丹
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
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二路
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
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元昊計困
契丹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
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
黨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
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
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
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
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
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
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
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一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

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質實宴坐柔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推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與靈而无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放兒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歿

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羅三相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蘇舜欽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張方平不

前華多以
故廢做實
事鍊真骨
若山水詩
文又其細
者耳

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甯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澠因

尹漸

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調**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郡獄適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
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
任叙選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是月，**李之才**卒。
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學有淵源，**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宗學

家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三月己未
詔太宗正勵諸宗子授經務學 辛酉韓琦罷時范
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
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因
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
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歷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
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
弼為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

李良臣

議城水洛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
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人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
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
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
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
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

禪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戡論
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戡竟徙洙知應州又徙晉
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
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
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
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
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右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
官余靖歐陽修輩旣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歿而

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南深服其識量。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

帝有此盛德而不能容韓范諸臣豈賈生不善用漢文耶真千古一憾亦一疑也

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一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弃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少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干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京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 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曩霄遣人來謝冊命 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何待其謗
息
連坐之嚴
如此

錦鹿胎半之。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修哭之，謂待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八月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臣兼樞密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龔鼎臣

呂居簡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歿，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歿，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交州，訪介存亡。梓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歿，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元先，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書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飢，欲賑之。曰

通鑑卷二十二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為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盡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凡
十與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安自度周知天下無如陳亮佐者因得大拜于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為謝有為誰歸去或偽歸乎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攜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
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 周堯卿卒堯
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為學不專於傳注
問辨思索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

通鑑卷二十二 宋紀
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
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子之書曰
周善言理未至于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于聖人孟
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
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管宰我子貢善
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
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仁宗八

計用章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為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

范富去而
冗官又多

仁言多而
實政少

胡宿

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
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 三月辛巳朔日食帝
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
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
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庚
寅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
甲午月犯歲星 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
藥 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皆地震
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

先見貝州
子則之徵

丁度

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
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為龍戰之會其位在
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為之備
登萊視京師為東北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
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洩故陰乘而動小利而大
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
錢一百萬 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歿命京城增
鑿井三百九十 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 八月癸
酉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
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証

吳育執法

程珣
程頤
程頤
李初平

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歿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
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願力
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
歿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
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九月甲辰登州有巨
木三千餘浮海而出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周敦頤在南安不
為守所知趙作不知處之興國宰程珣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
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頤頤師之尋令彬
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

如何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
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二月大旱詔求直

言巴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

糧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

司驛置以聞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

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

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誼爭為

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

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

出育

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
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
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
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纒不欲聞見
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為三司判
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

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 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其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為樞密副使 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 夏四月巳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尹源

天下未嘗無事也但自不知耳

職 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歐陽修蚤工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修之文遂以名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叙燕息戍二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无是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邊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邊兩忘洙頓若有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朱炎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訝之以其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炎為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歿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紆所蘊於公卿之佐而反遭惟讒毀終貶以歿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六月壬戌詔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秋七月除災傷倚閣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總管。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冬十月壬子李迪卒。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涿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董元亨王獎等效亂

田斌田京等御宗變

用人

明鎬

汪文慶

外者皆攝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眾。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胡宿所謂內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用人

王信

用人

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閏月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楊偕正言

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元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廙訛廙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審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審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效剗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廙所殺元昊因鼻創歎

王侁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凶悍

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帝以閏正望夕將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

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

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

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入敢妄

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

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歿

賢后

士守忠

召對

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一萬贖還飢民鬻子 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其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

亦無確然石畫可惜也

不學少文是寬執中語

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臯二府固已總萬幾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學士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

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誨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

何郯

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釋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

魚周詢

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昔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闖茸者為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墮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

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入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期，預闢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于此。願陛下特詔進

通鑑卷二十三
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
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
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
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
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冗序遷者
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
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
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
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入牧守重
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
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
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一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
北之警補授師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侯無
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
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
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
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
漢超輩闡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譏輕有遷徙使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
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
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
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
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
民息兵講好甘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
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
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駕
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
肅騎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

宋西比事
大都敗于
庸臣持議
其受賄無
疑

可施車陣亦宜請求其法雖一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帝
嘉周詢詳敏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
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餼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
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
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
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壬申罷丁
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
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

明主

館閣親民

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竦奸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超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六月甲午，明鎬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端重寡言，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既卒，人多傷之。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丙申，章得象卒。謚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

歷官輔相，僅保祿位，不能有為。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飢民為軍。八月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冬十一月，發廩賑畿內貧民。十二月乙丑，詔改明年元赦，天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濟河北流民。丁卯，冊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

其得寵多
用此

通鑑卷之二十三
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趙善氏

延寶丁巳閏臘二十三日薨之早

林孝士

